

人生絮语



霜冷长河

一个人往前走,在刚刚遮地的薄薄雪层上踩出一条细长的道路,直通往戈壁地带。仔细看,又不是雪,比雪更坚硬,却没有雪洁白,蹲下去用指头小心地搓起一撮,原来是霜,薄薄的一层,很快就被手指的温度融化,变成一滩透明的水,消失在润泽的空气里。

霜在说文解字中被解释为使万物失去生机,使部分作物成熟,那是霜的两番面孔,一生一死,一阴一阳,可谓天地最伟大的平衡之道。提起霜,人们心头最先浮上的一定是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”。这句来自三千年前的古老诗句更像是一句神秘的咒语,将雨、露、霜、雪的来处和归处描摹得淋漓尽致。但除凝结为霜的露水外,还有被白霜覆盖的瓦片、挂着霜的战甲、被寒风浸透的单衣、寒秋时节的捣衣声、经霜而枯萎衰败的野草、秋冬或日暮时的寒鸦以及树叶被霜打后呈现出的枯黄颜色,它们是霜瓦、霜甲、霜衣、霜砧、霜草、霜鸟和霜黄,一个个词语滚烫的落日般从唇舌间吐出,将迎面而来的寒意压在心底。

从前不懂百草枯的含义,如今在霜地里一走醍醐灌顶。四野无人也无风声,牧草只剩了低矮的根茎,短短的露在地面上,被霜一覆盖就只剩一点浅浅的草绿色,在漫无边际的戈壁上肆意攀爬。若不凑近了去看,就连那一点点浅绿也不太觉察得出,一眼望去恍若梦境,产生世界除了我皆死掉的错觉。可那不就是霜的颜

色吗,不就是百草枯萎、万物凋零的颜色吗,肃杀、绝望、隐忍,却又暗藏生机,叫人割舍不下。

另一种颜色也叫百草枯,或者百草霜。那是锅底灰的颜色,墨黑中有皎白,远远看去仿佛落了一层霜。百草霜是叫枯草熏烤出的颜色,一只厚厚的铁锅在炉火上经年累月地烧,晨起时烧,午歇时烧,晚饭时也烧,烧水、炒菜、煮粥、焖米饭,一家老小的伙食全从这里来,一直到夜色渐深、灯火全熄时才止歇。那时家人闲坐,灯花渐暗,百草霜便渐渐酿成了,绵软厚实、朴实无华,虽随处可见却不易造就,上千次烈火炙烤才能产生薄薄一层,而后入药止血、温脾补肺。百草霜不仅是百草燃烧后的精髓,更是烟火人间的句点,黑黝黝的颜色下是浓郁的饭菜香和泉水的叮咚声,是春天的莴笋、夏天的山野村民在有限的资源里延伸出无限的智慧,把每一样食材的作用都发挥到极致,柴米油盐是相同的,生活的味道却大不相同,因而百草霜也叫月下灰、灶突墨、釜下墨、釜月中墨,是人们所能赋予生活的最美的色彩。

季节是个轮回,在这里盛大丰盈,便在别处删繁就简,越往秋冬里去越能体会细枝末节的美。秋来叶落,好事成霜,一场霜降让一切感觉回到原点,感官更敏锐、视野更广阔,将隐藏在山河里的岁月一一点点亮,去感受风物和田园之美。日出前有霜,日出后温度飙升、晴光大作,人们天不亮就起床劳作,伴着鸡鸣

声走在田埂上,去抢收地里的最后一批白菜。耕地织衣、箪食瓢饮,生活的每一点收成都从躬耕劳苦中来,人们熟知草木、关心庄稼,在检视作物的同时也检视自己,发现世间万物皆有情义。

霜萧杀了万物,却杀不死纯洁的内心。人们春看杂花粗枝满树,羊角豆缠上松叶架,鸡冠花隔着竹篱笆探出头。夏赏草虫嚶嚶,蝴蝶在豆花间飞舞盘旋,雨水涨满池塘。秋有热烈风光四处漫延,蔬菜成熟、瓜果飘香,山林舒朗、橙黄橘绿,活色生香的颜色里日子也明朗起来。就连冬日里也有腊梅可赏、暗香可嗅,实在美妙。霜降过后,无柳花桑叶,无新蚕绿野,只有彻夜的新霜和尽然的层林,寒冷的天气使身体苏醒,炊烟从霜露中按时升起,鸡鸭放在灶火上小火慢炖,家养的黄狗蹲在廊下低低地叫,任何一点新奇的事物都足够叫人惊喜,那是贫瘠岁月里的富足馈赠,何等的难能可贵。夜里,冰冷的月光洒满天井,院子里落满白霜,门窗、梁柱、砖墙也被磨亮,日子在冰冷的季节中有序前进。

文/李 娜

闲看简说



殷勤莫如朋友圈

生活节奏紧促,人们对情感的宣泄和索求,似乎越来越倦怠、懒散。对微信朋友圈,却是个例外。

从早上一睁眼开始,一天的吃喝拉撒、意淫腹诽,恨不能24小时全程直播:起床时有多么痛苦怨念,洗脸时看见眼袋白发有多么惊心,上班路上车有多堵、人有多挤、旅伴有多奇葩,单位里工作有多无聊、老板有多变态、同事有多八卦……朝言暮语,知无不言,肚里简直存不住一句话。

看着这一地的鸡零狗碎,我常常心想:难怪网上有点什么风吹草动,要人肉个把二货跟玩儿似的——这蛛丝马迹星罗棋布,早都DIY成天罗地网了,想捉拿归案,还不是分分钟搞定。

有一回,圈里的乙同学召集我们小聚。从一见面,乙就兵荒马乱地张罗忙乎,举着手机四处合影,跟人照完了跟菜照,然后战地记者一样

时不我待地往朋友圈上传,听到回应、点赞的再逐条回复,一餐饭吃得神不守舍,仿佛此行的目的就是采风,为朋友圈的更新提供图文并茂的新闻稿。

这等“醉翁之意不在酒,在乎微信之间也”的玩法,如果是自拍自现,倒也没什么可说。问题在于,不是在座的所有来客都乐于此道——同桌的另一位女“朋友”A因介意自己的形象被公开,坚决反对乙把大家的合影传到网上;乙同学却因为“难得约齐这么多位老师”非要分享不可,吵吵嚷嚷各执一词。

后来,虽说因为以A为代表的反对方略占优势,乙不得已忍痛删除了那张照片,可换上去的一张却依然有A的侧影。接下来的结果,自然是弄得叽叽咕咕不欢而散,小团圆成了拉仇恨,怨声四起。

像乙这样对朋友圈怀着病态热诚的骨灰粉,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

我认识一个无手机不成活的小伙子,昵称叫做“Y”,三十大几了总算找到一个可心的女朋友,各种幸福和喜悦,忙不迭地晒给全世界。没想到忘涂防晒霜,爆隐私爆出了小意外:第一次亲密接触,他把“世界上最美的印记”——女友“虞姬”脖子上的吻痕照发到了朋友圈里,围观的看客添油加醋地一通调戏,不葷不素的弦外之音里,“虞姬”俨然成了欲女。

那女孩从小家教甚严,这次恋爱,又似乎还踌躇在可与不可之间,哪没到哪,先被人贴上这么一个标签,又羞又恼又委屈,果断提出分手。

这下“Y”抓了瞎,送花、围堵、挂条幅,一系列苦情戏码演了个全套,女友总算回心转意,只是警告他:两人之间的私密事,再不能对外公开只言片语。

“Y”赶紧信誓旦旦地应下。然而不过半年,“Y”对虞姬的痴迷一点点淡化,对手机的依赖却死灰复燃,常常把女友晾在一边做候场嘉宾,自己则重新投身火热的朋友圈,芝麻绿豆的闲事都拿来往圈里现。女友从失落到隐忍,终于决定转身。发给他的最后一条微信,离恨幽幽兼余音袅袅:虞姬不争手机宠,妾身去也。

手机是给成年人最贴心的玩具,可是这“心”贴得太紧了,似乎总难免跟左近的人疏离。“退而结‘网’,临冤美‘虞’”——这应该是迄今为止,“Y”发在朋友圈里最回味无穷、营养丰富的一条讯息了。

文/阿 简